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續稿二十九 續金華叢書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洧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嶺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爲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卅歲卽能讀父書旣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旅之士得羣試於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恆引以自近癸酉更以國子舉預奏名乃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爲強起詣京師

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爲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汀路儒學教授七年復充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祔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渠以先生致仕恩今爲某官次渠次巢大德蚤卒次巢孫男十一人炯炫燧炳燁灼嗣忠嗣弘炤烜輝凡先生爲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司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峯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以先生較文鄉閭之歲忝備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渠與潛遇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潛雖不敏誼不敢

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莫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褻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昃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鏈踣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鏈之藐焉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潛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公俱宋淳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允蹈齋生潛生也後顧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於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爲越之諸暨人渭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

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臬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孳孳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爲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崎嶇扶侍絕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徜徉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歎歌息偃囂然以樂隕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爲之子也先生旣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爲文壹主乎理至於詩歌儷語率不苟有雞肋集若于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璵次玖次珏亦俱卒孫男五人鍾鉤鈇鍾鏞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爲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爲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爲掩涕爲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茲聖賢之所自盡先生尙與之參不朽也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貲產寘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爲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喻個人令自實稍增其額爲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闕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爲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于用可見者若

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爲鎮城使者從其主歸宋有賜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爲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于武經郎權發遣鬱林州事父諱集當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尙書君改葬鬱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尙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墉次曰圻爲伯氏後次曰堪曰垆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鑄錢鎌錡鉦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潛曰君之子辱婿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爲託潛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

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
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有濬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潤是蒙歸乎
何憾安茲玄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書
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扈蹕南渡
始家於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
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
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
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
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國朝取宋嚮之在
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
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

肆其力於爲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有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旣弱冠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爲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婿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爲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爲他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尙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爲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王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爲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爲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

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爲請先生語之曰
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
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
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蓋
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
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
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用酬酢動必
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爲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
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觀之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
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
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聚
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尙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爲特
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
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爭前迎揖童穉厮役咸稱

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舉爲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爲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已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天曆中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爲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爲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爲多先

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微之蚤世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金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潛爲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潛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

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卽先生也先生天資高疑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歿先生稍長僑居城闔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旣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旣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耶先生聞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

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尙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叩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眾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旣東還以目眚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

翕然贏糧笥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屢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既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麤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綱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

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闔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羈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姊氏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昏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旣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立金涓方謀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溼及奔兄璟喪于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瞋遂卒享年